

安順府志目錄卷之四十九

記三

改修永甯學碑記

謝庭薰

觀瀑布記

陳本忠

灞陵橋雙樹記

李肇基

安平縣學舉賓興禮碑記

程恩澤

岱山書院盪胸軒記

何思誠

湖壩村大橡樹記

劉祖憲

嘉禾記

劉祖憲

橡繭圖說記

劉祖憲

安順府志

卷之四十九 目錄

一

嘉禾記

何思貴

嘉禾記

羅國良

嘉禾記

譚焜

捐修西義學碑記

梅克芳

修文昌宮桂香內殿碑記

郭德馨

黃葛墅瀑布圖記

王慶雲

安順府志卷之四十九

知安順府事長白常恩纂

藝文志六

記三

改修永甯學碑記

謝庭薰

查城天荒甫破於元其無學也固無足怪明何以衛皆有學而堂堂州治竟限於例雖以賢牧如張公融等為之經畫皆未籌及學校耶

國初文教遐宣不過權附學安南云爾康熙丙子劉州長鴻誥允明經周維新等之請毅然申請設學蓋其所以仰體

安順府志

卷之四十九

藝文 記三

朝廷殷殷作人者意深遠矣越三載己卯王撫軍燕繼田撫軍雲同麻哈等邑疏題一時黔中文明大啟而又以俸廉三百四十金捐來締造查城人之祀王撫軍於學也宜哉雷州長有成命副車吳君爵揀地北城外古營盤坡麓構成學宮原為南向頗得四山遠勢又九載甘州長國垓議改西向未果雍正壬子蠻序毀陳州長嘉會劉州長世恩王州長遂相繼倡修至乾隆丙辰工竣而州貳周君元豐及諸生周祀周純張涵陳士域等之力居多辛巳又毀即州長昌齡卒從眾改西向嗣是歌鹿鳴題雁塔者乃在本邑之人世謂改向之徵驗理或然與惟是率作迭經數手

未免遲遲若有待者蓋在卽州長時僅造崇聖祠大成殿兩廡大成門之石基而已又六載然後大成殿兩廡大成門乃成於王州長謙之手焉又十月然後崇聖祠乃成於正學李君肇基之手焉又五載壬辰冬月朔三日薰來踐任詫見一切未備殿後卽爲往坡貢大道正學署逼處大成門之前薰惕然曰

國家造就人才必賴聖道昌明而昌明聖道必賴庠序嚴整似此景象吾能一日安哉訪從前首士若明經吳擢等廩膳藍士林郭永宗等亦何嘗不盡心而欲圖成哉又四十日李君肇基自省旋早夜商定又五日申州長贊皇來署

安順府志

卷之四九

藝文記三

二

篆申公坦白薰與肇基言得入公遂捐俸十金爲之倡首羣工聿興他學有所締造但患無費而已此地更患料與匠遠取速成之難又八月任州長鎮及又重來署篆薰與肇基言仍得入公仍捐俸十金銳意調劑凡在事者精神舉爲之一振學署移而前勢開矣石牆圍而大道改矣檣星門禮門義路泮池左右石道明倫堂亦漸興事又四月蕭州長梅年來署篆捐俸錢增士資犒各匠屢有事於鼓勵又一載善州長泰來署篆羣工頗成十之九卜吉恭懸三朝御匾公乃捐俸十金製大成殿崇聖祠神帳以昭其潔以作其肅又一載王公潤來署篆羣工告成是役也首事羅岱

朱鑑、唐思敬、張廷藻、徐溶、饒政、嚴克寬、姜德本、聶元模、吳志愷、郭永恭、周鼎、錢萬年、卜永康、吳純、江志遠、王大元、王天佑、陸聯璧、聶元佐、周元椿，皆與有力而踴躍則王必榮爲最云。

觀瀑布記

陳本忠

黔之鎮遠府黃平州之飛雲巖一奇也。安順府鎮甯州之白水河又一奇也。凡天地之物之奇者其氣必清。天地清氣之鍾於物而奇者亘千古其奇不變。天地之清貞觀者也。其鍾於人也亦然。昔太史公徧遊天下名山大川文章有奇氣得天地之清而奇也。余愛其文不能盡言其奇其

安順府志

卷之九

藝文

記三

三

可言者。清氣耳。天地得之而一。山川因之而險。文人肖之而怪怪奇奇。不專一能。山川有形者也。文之奇無象者也。不知者過之而不顧。雖語之亦不喻也。人可語得氣之清而已矣。余以學使來遊於黔。愛士之文之秀出可與語。其不及者不可語之矣。爰舉其地山川之清奇而最以古人之文爲文記。

灞陵橋雙樹記

李肇基

大坡頂關索嶺兩山之麓。灞陵河阻截其間。自有滇黔來行道之所必經。先民建灞陵橋以便往來久矣。橋長十丈。濶二丈。中空四洞。架石爲樑。不知建自何時。有數百年古

黃菓樹二本。一盤橋之西偏。高六丈餘。廣可三圍。葉頗大。一盤橋之東偏。高與廣較遜。而葉亦差小。似分別雌雄者。其頂各圓如蓋。枝幹樸茂。半覆河中。半覆橋上。過客延爽其下。但愛其爲天構涼亭。而未暇察雙樹之異也。洪範五行。金木水火。悉不離土。木尅於金。石金類也。木之所不生者也。乃雙樹不根於土而根於石。兩兩側穿樹之石隙而出。去水皆尺許。依石直上。古致紛披。約丈餘。各復穿入橋面。而橋面之石。未嘗稍裂。亦未嘗增高。根與石膠固。樹與橋互倚。轉若相得益彰者。疇曩有一州長過此。見雙樹飄搖於風雨。而慮橋之不能不因以震撼也。命匠將伐之。長爲之愕然而止。

安平縣學舉賓興禮碑記

程恩澤

橋頭忽來老人云。吾爲兒時。烈風雷雨。河水暴漲。上流大木巨石竝下。衝突排擠。羣謂橋必不保。及水退而橋仍無恙。向非雙樹之靈。誰爲橋作保障者。言訖。老人忽不見。州藝之有成。蓋所謂三年大比。興賢興能。而獻其書於王朝者也。故選士之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俊士之升於學者。

不征於司徒。公之以鄉舉里選之灋。而重之以禮賓飲酒之儀。斯時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者。齊道德。明禮樂。進足以任公。孤將帥。退亦可以爲黨塾之父師。豈非以無事之所養。爲有事之所用。誠不愧於賓興之盛典也哉。後世由宋迄明。天下郡邑皆立孔子廟爲學。諸生以時習禮肄業於其中。

國朝因之。既董以師儒之訓課。並勉以守令之拊循。而會其成於督學使者。飲賓禮士三載而一行。使得與乎省試之舉。以貢於禮部。士之泮飮聖化者如此其厚。苟無負於六德六行六藝。出而長之。入而治之。雖謂周制至今存焉可也。道光三年春。余奉

安順府志

卷四九

藝文記三

五

命視學貴州。秋月。歲試安順府事竣。提調官安平邑令徐君玉章。

請以縣學額徵租穀稅銀。每歲修治官牆之贏餘者。留充士子賓興省試之費。蓋自君履任後。杜侵欺。謹出納。擇人而任之。已有成效。於辛巳壬午兩科矣。諸生咸請頒爲令。甲君慮邑乘未載。不果從。因以語余。余喜而應之曰。

朝廷養天下於學校。將二百年矣。非徒隆其禮貌。優其廩餼而已也。經明行修之儒。安上治民之業。悉於是取之。黔中雖僻壤。其傳諸史冊者。不乏聞人。夫士特患未能自立耳。窮達之不慚。義利之不辨。彼豪傑之異於庸衆者。是耶非

耶。今君以親民之官。調劑有方。勸興有道。多士之蒸蒸進取者。彈冠相慶。使者與有榮焉。又安見所養非所用乎。當著爲令。君其無辭。於是安平諸生譚煥等。合詞請爲文鐫之於石。以垂久遠。余許之。爰公務未卒。未暇爲。茲蒙

恩調任湖南。瓜代屆期。徐君前擢仁懷同知。已去舊治。猶冀後來者踵而行之。以禮樂德藝爲栽成人士之本也。乃詳述其事而爲之記。

岱山書院盪胸軒記

何思誠

襟懷曠達者。志超萬物。量包萬彙。識高萬古。其發而爲文也。或如連峯之聳秀。或如高屋之建瓴。或如波折之滌洄。

安順府志

卷之四九 藝文 記三

六

或如雉堞之參差。或如林木之蒼茫。時花之艷麗。好鳥之翩躚。蓋有不自知其然者。設學諸先生。懼學者之固而陋也。拘而滯也。闢此以爲流覽之所。則所謂聳秀者在焉。建瓴者在焉。滌洄者在焉。參差者在焉。卽所謂蒼茫艷麗翩躚者亦無不在焉。諸生果能觸之於目。收之於心。吾知其襟懷必有異於人也。顏曰盪胸。亦欲得書中樂趣云爾。是爲記。

湖壩村大橡樹記

劉祖憲

邑東南湖壩有大橡樹。圓圍三丈餘。高千百尺。陰橫數畝。其櫛風沐雨。傲雪凌霜。不求知於人。而人亦無過而問之。

者不知幾何歲其所生之子年以十數萬計粉可充食斗可染皂種之於山則可以飼蠶作繭衣食萬民而委棄於荒烟蔓草中者又不知幾何年道光四年甲申九月余奉各大憲命捐給民間橡子教民種橡育蠶並備隣封支領捐買橡子五十餘石多言爲湖壩大橡所出然未之見也乙酉以勸捐義穀至湖壩耆民梁師陶家詣樹下見其樹蒼蒼其葉如車蓋枝如游龍霜皮溜雨如鱗甲栩栩欲動鄉人以神棲其上作龕於樹間供之問爲何年所種梁師陶等曰不知也相傳民等高曾時即見此樹其子亦久委棄今傳種一邑爲衆橡母是亦如衆人之母與余笑而頷

之因思山海經載九邱之木百仞無枝元中記言終南梓樹大數百圍西京五柞覆蔭數十畝南荒如何樹高五十丈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此大樹之見於記載者也吾鄉侯邑淮安有樟樹枝大數圍乾隆間有鋸其一枝而匠人暴死丹江牛皮箐有大樹廣十餘抱余故友修文令李于垣爲余言其隣有大樹幹大如屋此大樹之見於近今者也而皆以不材終其天年茲樹可食可染則有益於人者也而其子孫之蕃生又將遍於六鄉達於隣封資爲衣食者且不啻萬萬戶也豈九邱諸木之所可同日語哉余喜其樹之有用不以老見棄於人世且喜余之得遇此樹

而此樹亦竟樂爲余用也。因記此以告後之食其利者。

嘉禾記

劉祖憲

道光丙戌九月，邑各鄉民劉希敬等，以嘉禾三穗來獻者，凡千百餘本。咸以爲未嘗經見，舉觴稱慶。丁亥八月，柔東復產瑞禾，報至。或曰：凡物不常有者，謂之瑞。此直以爲常何也？或應之曰：雍正十三年，新闢苗疆，慶雲凡七見。慶雲不常有者也。七見則常矣。何疑於嘉禾之再見？竊思唐叔得禾同穎，喜天下之合同。真宗不受靈芝，納西川之瑞麥。諸史符瑞志及太平御覽、瑞應圖，言嘉禾者屢矣。大要以年豐民樂爲貴。如我平壩，在萬歷二十五年丁酉，斗米銀二兩。天啟癸亥，斗米八錢。我

安順府志

卷之四 藝文 記三

八

朝

定鼎之後，撫辰熙績，歲漸豐穩。一斗有至一二錢者。乾隆四十八年，斗米八分。爲設衛以來所未有之事。然祇一月耳。今甲申乙酉，斗米七分。丙戌五分。丁亥秋末，又減六七厘。且終年市價有減無增，百室盈。婦子甯。此其不常有者也。往者多雨，則不宜於低田。少雨，則不宜於高田。今原濕上下，禾麻菽麥，無不豐登。遺秉滯穗，狼籍田野間。寡婦不以爲利。此又其不常有者也。往歲穀熟，終夜防盜賊。今守禾者高枕而卧，且有不守者。此尤其不常有者也。邑龍潭及交界之大河、羊西十三寨，素多竊賊，爲邑患。六月，羊西

鄉約謝天明。以公事聽直於堂。問該處竊賊有幾。曰只有某某二人。再四詰之。則曰竊賊之多少。均有報案。約安敢妄言。問其遷善之故。曰小人日食米一升。計值不過四五厘。儻一日便有七八日食。誰復甘心為盜者。由此觀之。衣食足。廉耻生。均於豐年是賴。今又益以三穗之奇。屢豐之瑞。是誠

君之德也。國之慶也。民之福也。以為不常有。則宜記。以為常有。此不常有者。則益宜記。若值以為土之沃也。事之常也。而年豐民樂。盜賊屏息。此又司牧者之所為。禱祀以求。而樂其歲以為常也。又烏可以不記。方今

安順府志

卷之四十九

藝文記三

九

重熙

累洽六合。祥和方叔。召虎旬宣。屏翰而憲。以德薄才迂之士。承乏

四年。乃竟兩逢其盛。又安能不私心竊幸。而頌

皇仁之普被。樂萬姓之蒙庥哉。謹記

橡繭圖說 另有刻本散給民間

劉祖憲

貴州之有橡繭。自遵義陳守始也。方今各大憲以前程中丞鶴樵。及方伯吳荷屋。廉訪宋仁圃。諸先生之條教。與制憲趙遠樓先生。各捐重資。遍飭州縣。教民種育。其事雖因。而他郡之民。目未經見。不知其利。於官之分給橡子。嚴禁砍伐。則驚而疑之。若以為官之擾已也。及再四曉示。諭民

毋出繭稅。而民始相與從之。然則種橡育蠶事雖因而功實同於創也。憶余在永從時。見龍圖貫洞各寨多橡樹。祇供薪炭。甚惜之。乃令拔貢劉元招寨長梁鳳鳴等至前。告以放蠶織繭之利。對曰。無有能者。余曰。何不招匠教之。則曰。此固利民之事。然非苗民所宜。詰之。則相與顧盼不敢言。反覆開導之。乃曰。苗民素儉樸。若招匠入寨飲酒食肉。賭博奢華。壞苗俗。得不償失矣。余與諸寨長約。但招遵義匠一二人。教爾蠶。教爾砍橡蓄橡。蠶成。又教爾織。匠人不率教。則告於官。逐而易之。何如。梁鳳鳴等首肯。而余卽以公事檄調至省。旋即卸事而寢。嗣署丹江普安婺川等處。

安順府志

卷之四十九

藝文 記二

十

招寨長如永從告梁鳳鳴語。俱對如前。甲申七月莅安平。九月卽奉各憲頒發條教五條。諭購橡子勸民種。仁圃先生復以各憲與春海程學使倡和橡繭十詠示。且命和之。憲益奉命惟謹。不敢忘。乙酉夏間。至縣屬齊伯房。過橡林間。樂之。問有幾。則曰。柔西地方百里。跬步皆山。山所出炭皆橡也。問何以不飼蠶。則有言地寒不宜者。有言葉薄絲少者。有言飼蠶尙不如薪炭者。問苗民則又如前。梁鳳鳴語。余出憲示示之。且婉導之。民始唯唯。遲數月。使偵之。無從事者。又詰之。則皆曰。無資本。余恍然曰。是矣。是無擔石糧者。安肯出中人產而謀此未見之利哉。向者永從諸民。

殆亦由是也。以水聚蠅，驅之不能以羶，以腥則不招而自聚矣。冬月招遵義繭匠數人來教之。又以貧民李芮等數十人之請，貸繭種銀四百六十金。遇雹量免。丙戌五月，繭大熟，民知有利，余思負繭鬻遵義，非民便。且有繭不織，繭利未盡，恒業仍未廣。於是招商開機房數月，無有應者。乃自夏至冬，復貸蠶民蔡萬春、李苻、董太和等貲本銀九百餘兩，益以各憲助銀二百兩。樾亭府憲銀五十兩，設機房三處，集織匠三十餘人，以教民導筭織絲。男婦大小有恒業，民喜，綢成得價倍，民又喜。丁亥四月，雨暘時若，無雹。繭又大熟，獲數倍利，民益喜。曰：是安得我輩盡傳種育法。余

又忖曰：種橡育蠶，抽絲織繭，凡數十法。知橡者未必知蠶，知橡與蠶又未必知抽織。今以平陽初學之民，使之盡知未能也。以百萬之衆，使機工繭客遍為教導，雖積日累月，舌敝唇焦，亦未能也。於是推廣前憲條教，及十詠之意，復以八九年間之所見所聞，詢諸匠人，備得其法。因仿樓璿耕織圖，纂成橡繭圖說，自辨橡種橡，以至上機成綢，釐為四十一說。說各一圖，圖有詩以咏歌之，感發之，仍校授梓人而印刷之。俾閱者各自為師，吾民之富，其亦可以朝夕慰予望乎。然是書之作，亦欲使各大憲及陳守之德，永永遍及於民而已。創云乎哉，因云乎哉。

嘉禾記

何思貴

氣行滿天地之中。有慈祥之氣。有暴戾之氣。氣之所感而物隨應之。故凡山川土石之廣。草木蟲魚之微。息息與政事相感通。酉陽之水。以令之貪廉。為清濁。臨安石鏡。以守之藏否。為昏明。其他戶長賓蓮。庭生蔓竹。蒺刺不延。桑枝無附。何莫非守令之和氣。有以致之。邑侯劉仲矩先生。於嘉慶丁丑來黔。歷署永從。普安。婺川。諸縣。代辦龍里。普定。並署理丹江。皆有善政。道光四年七月。涖安平。未三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舉。丙戌九月朔日。柔東農人劉希敬等。後六諸生黃德明。農人潘槐等。獻稻穀一本。二三穗者。各百

安順府志

卷之四十九

藝文記三

七

餘本。閱數日。車頭堡各處來獻者。又凡百十餘本。僉稱世本。農民未曾見此。愚見而異之。曰。此嘉禾也。太平御覽云。嘉禾者。人卉也。政質則同本而異類。政交則同類而異本。先生政質。故其驗若斯也。先生在安平。勸設便民倉三十。六處。設倉五十九間。積穀六千七百餘石。春借秋收。以拯貧民。以備凶歲。教民種橡。育蠶。開設機房。以教民織。以興恒業。安平地寒。僉云不宜棉花。先生以地氣有變更。遣人於六七百里之外。買置棉子。散給城鄉。增置治平書院。膏火穀二百餘石。以作育人才。捐設城鄉義學十九處。以教誨貧民子弟。又慮其行之不久。均為買置田產。以期永久。

此實心實政。皆人所共見共聞也。卽如詞訟一節。凡差票兩造。不無脚步酒食之需。拘到自門至堂。皆有費。先生則令民自邀正人理處。其不能平也。則邀同來審。朝至夕歸。其有先後到案者。亦不日而結。凡勘驗。先生自備夫馬。絕供應。隨從衙役。亦皆自給飯食。其有隣証及應訊人等。均於勘驗時問結。不令至縣。盜賊搶劫。最爲民害。先生自莅任以來。搶劫無聞。其有貧而爲偷竊之行者。先生必婉轉化導。使革其心而後止。故嘗作詩曰。盜賊誰非赤子良。只因飢餓遠難當。爾遭鞭撻予心痛。恒產恒心仔細量。又曰。漫云執法過於慈。三細何嘗或宥之。欲汝草心寬汝法。我

安順府志

卷之四十九

藝文

記三

三

非姑息。汝當知其刑之清也。如此夫。匹夫一念之慈。祥皆足以感召天和。先生爲民父母。政簡刑清。無一事而非質。無一事而非仁。祥風和氣。釀爲嘉禾。此先生政質之驗。而天之所以報先生。亦未有艾也。聞康熙四十二年。有湖北謝坦翁先生。任安平。藝麥署畦。一莖三穗。父老歌咏成帙。載在志乘。由此觀之。安平之山川土石。草木蟲魚。善觀德政。於仲矩先生之嘉禾。復見之矣。仲矩先生。名祖憲。字仲矩。一字守齋。福建福州府閩清縣。甲寅科舉人。

嘉禾記

羅國良

物常各遂其生。維禾歲有所穀之令。祈之者。欲其時和年

豐也。至同本異穗，則曰嘉禾。昔周公得以名其書，聖人貴農重穀，所以示後世意至深遠也。然其爲物也，非和氣所召，則不易生；人得而聞之，夫何從而見之，則瑞也非常也。安平在明時爲平壩衛。

國初康熙二十六年，改衛設縣。地當滇黔孔道，人罕貿易，業賴沃野，歲種稻穀，以爲資。考黔志。

國朝雍正七年，苗疆平，嘉禾生，有自一莖兩穗，以至十五六穗者，而安平無聞焉。豈地靈之未遍及歟？抑宰斯土者無德以致之也。良以道光五年乙酉春，補是邑訓導，適南閩仲矩劉公爲之宰，莅任亦甫數月，孜孜然爲民興恒業，防

安順府志

卷之九

藝文記三

古

災歉，捐置書院義學田租，以興學校，刑清政簡，境內穀賤人安，相與顧而樂之。閏丙戌年，愈稔，禾有一莖雙岐者，因以爲異，及驗諸四境，所在皆然。自雙穗以至三四穗，幾於困載，向之所聞從而見之，知所謂嘉禾者，不可祈而至，必以德相感，此其常也。因以爲瑞也。詩曰：曾孫之慶，實爲邦家之光，是焉可以不記？爰析拊而肅爲之頌曰：

聖恩汪濊，景運遐昌。德周海寓，瑞啟苗疆。春臺熙熙，秋禾穰穰。

同本異穗，旣碩且良。金莖煥彩，玉粒含光。以秀而實，有飶其香。歡動比隣，慶洽同鄉。于以薦之，躋彼公堂。

上帝居歆，下民其康。用穀我士女，祝。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

嘉禾記

譚 烜

邑之治視乎宰。宰之良本乎心。有實心則必爲民謀衣食。興學校。備災歉。勤庶獄。慎刑罰。而非可聲音笑貌爲也。是故上必有保赤之懷。下始有孔邇之咏。而一時慈祥所感。天乃從民之視聽。而爲之降其禎祥。以彰其治。如我侯仲矩先生之莅吾邑。則有可紀者焉。先生以閩中碩儒作宰黔中。歷署永從。普安。婺川。諸縣。及丹江分府。皆有善政。道光四年甲申七月。莅吾邑。甫下車。卽訪問民間疾苦。其有害於民者。則毅然去之。有利則決然興之。如捐買橡子。栽

安順府志

卷之四十九 藝文 記二

五

種橡秧。作橡繭圖說。招匠人教民育蠶織繭。購買棉子。教民早種。以順天時。以興恒業。民間素無蓄積。復捐設便民倉三十六處。積穀六千七百餘石。春放秋收。貧民無重利之累。水旱有備荒之資。其教民也。則新設書院膏火。及城鄉義學一十九處。各爲買置租穀。以期永遠。其清獄訟也。則隨呈隨批。隨到隨審。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弟言弟。與其親戚鄉隣。言睦。媿任卹。遇盜賊則哀矜勿喜。反覆論導。務革其心。是以數年之間。官民上下。雍睦恬熙。和氣薰蒸。嘉禾再產。苟非公之實心實政。而有以上感乎蒼穹。則平原之置衛設縣。幾五百餘年。而獨於公任見之。於公任再

見之。是尚可以僞爲而倖致者哉。煨以分輯縣志。時親聲
歎。知公之惠政甚詳。今過田野間。又聞田禾無看守之勞。
滯穗非寡婦之利。粒米狼戾。備一日可食八九人。田野熙
熙。含哺鼓腹。益信嘉禾之生。天所以昭

盛世之治。亦以彰公之德也。謹援筆而爲之記。

捐修西義學碑記

梅克芳

習安士子。舊鮮績學。數十年來。得官長之培植。父兄之董
勸。師友之觀摩。文風固蒸蒸日上矣。惟是土瘠財乏。終窶
爲多。延師則供薪缺如。就傳則負笈爲難。教學之不講也
久矣哉。觀察壺山老前輩張公。嘉慶二十年。曾莅茲土。移

安順府志

卷之九

藝文

記三

六

建文昌宮以扶文教。士之賦鹿鳴而題雁塔者。踵相接。今
攝大方伯篆。彌復軫念寒畯。不惜捐廉。增修義學。以期化
民成俗。蓋仁者之膏澤。勤苦至無已也。我公祖樾庭慶公。
下車伊始。卽以作人育士。引爲己任。首課生儒。厚加獎賚。
都人士咸被汲綆之榮焉。除培植書院外。尤仰體憲意。以
舊置義學。僻處東隅。未能徧及。旋卜南城公館右。基址宏
敞。允堪廣育童蒙。刻日鳩工。庀材擇本。城潔已奉公者。得
廩生劉容光。慎司厥事。且厚捐廉。付之閱月。告成矣。又捐
置薪水膏火。爲課讀資。一日之舉。千百載利之。苟利士民。
刻已從事。易曰。捐上益下。書曰。無疆惟卹。意在斯乎。茲立

石記事。屬記于芳。夫以芳職供舍人。自癸未丁艱來籍。服闕後資斧未給。等習安講席。恭逢德政。不數月間。重農桑。崇學校。倡義倉。廣義學。次第具舉。於戲。舊治者眷眷不忘。新撫者孳孳加意。成人小子。誠何修而得此。蓋本我朝建官惟賢。覃敷聲教。用能以實心行實政也。凡茲飲和食德。宜何如爭自樹立。其勉爲莪之菁菁。棫之芄芄。庶上副聖主作育至意哉。謹援筆而爲之記。

修文昌閣桂香內殿記

郭德馨

國學陳君大智。字若愚。江西吉安廬人也。自乾隆四十九年來黔。寄習安城東。開設布店。壬午初夏。向余等言。聞

安順府志

卷四十九

藝文記二

七

文昌內殿。議修未果。定需公費。愚現存一有寄無歸之項。與諸君商處之。緣嘉慶二年。興義苗變。有素識四川脚夫何鳴鳳。於四月內。由銅仁赴興義生理。路過安順。帶有車灣布十一疋。託愚出售。計賣紋銀一十七兩。至七月內。接鳴鳳來書云。日來病卧。難卜歸期。賣得布銀。希轉託妥便。帶至叙州府城。問寓松栢棧內。易至明親收。繼有同伴兩脚夫傳言。何鳴鳳已在廖鷄箐病故。因詰其棧東。回以二三年來。未見此人。不識居於何所。復將何鳴鳳寄布寄信。以及病故緣由。說知。望其詔告多人。致風聲流播。信息或通。不意年復一年。杳無音信。蓋廿有餘載矣。今鳴鳳銀以

每年一分利算。百有餘金。如內殿可就減創建。俾渠得結是緣。亦堪慰幽靈。余等卽通盤細計。需紋銀一百五十兩。方可告竣。陳遂欣然如數兌出。以全其功。噫。此內殿也。固由鳴鳳十七兩之布價而興。然非陳君之光明居心。無愧死者。誰能以寄存貨銀。認利十倍。作如斯之美舉乎。自今以往。鳴鳳身雖歿而名不沒。而陳君之義。自無不昭然矣。

黃葛墅瀑布圖記

王慶雲

黃葛墅瀑布。黔中壯觀也。余於戊戌閏月望日。再過其地。宿雨新晴。濕勢較前尤竒特。停車緩步。面面觀之。頗盡其勝。猶恨限於官郵。不得竟日相對。是日次鎮甯。安莊沈老人品三。以圖來餉。凡瀑之前後左右。向所目不及賞者。畢呈於吾前。後此黔中之瀑。亦在吾夾袋中矣。置之几案之間。晨夕坐卧。皆可俯而窺也。昔東坡謂米元章超妙入神之畫。可洗積年瘴毒。今吾自興義渡盤江而來。盤江自昔多瘴。故於斯畫亦云。